

新民晚报

汪曾祺先生在《食道旧寻》一文中写到一道“十香菜”、“……四姐张充和多好

多艺,字写得极好;曲子唱得极好——我们在昆曲音乐会唱的《思凡》就是用她的腔,曾听过她的《受吐》的唱片,真是细腻婉转;她善写散文,也很会做菜。她做的菜我都忘了,只记得她做的‘十香菜’。‘十香菜’,苏州人过年吃的家常菜,只是用十种咸菜丝,分别炒出,置于一盘。但是充和所制,切得极细,精致绝伦,冷冻之后,于鱼肉饱饫之余上桌,拈箸入口,香齿留颊!”

三十岁前我一直生活在梧桐区的弄堂里,除夕迫近,妈妈就要不辞劳苦地备好几大砂锅年菜:黄鱼鲞烧肉、霉干菜烧肉、水笋烧肉、黄豆芽烧油条子、咸菜烧发芽豆。黄豆芽也叫“如意菜”,发芽豆又称“独脚蟹”,黄鱼鲞和霉干菜由乡下亲戚送来,油条子、黄豆芽、发芽豆都要凭票供应。

隔壁前厢房有个苏州好婆,她家人口少,也要一丝不苟地备好几样年菜,其中必有一份“什样锦”,熟火腿、芹菜、胡萝卜、油豆腐、黄豆芽、冬笋、香菇、黑木耳、海带等,切丝后分别下锅,或炒或余,大红大绿的颜色搭配真有点桃花



(篆刻) 丙午 毛节氏

入冬迟,近元旦,才来了个有点像样的寒潮。一夜寒流伴着几台抽水泵,百尺泾河的水降成齐腰深的水线。寒风有些凛冽,但天气还算晴好。辰时,太阳从冬云间踱出来。蔬菜、枯草像一片片尿布,老白霜融化时,蒸腾起袅袅水雾。白鹭的嗅觉足够灵敏,一清早已在枯水的河滩边寻觅。一忽儿,它们招呼来无数白鹭,不下几百只。它们在一里许的河滩上落脚,将黑油

油的河滩,点乱成黑白分明的水墨画。不像麻雀、鹁哥,这么多在一起,一定吱喳个没完。白鹭安静得毫无声息。只见它们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地忙碌着。河的两岸是人家,如今乡村,多的是老人。天冷,他们都起得晚。白鹭像通人性,怕打扰他们似的。

河岸上,几个农民工穿着老棉袄来回逡巡着。他们在宅基地上租房,近来没活干,常出来晃悠。搭讪后知道,他们准备捕鱼。捕鱼是人家,如今乡村,多的是老人。天冷,他们都起得晚。白鹭像通人性,怕打扰他们似的。河岸上,几个农民工穿着老棉袄来回逡巡着。他们在宅基地上租房,近来没活干,常出来晃悠。搭讪后知道,他们准备捕鱼。捕鱼是人家,如今乡村,多的是老人。天冷,他们都起得晚。白鹭像通人性,怕打扰他们似的。

近午时分,聚集起三四十位这样的捕鱼人,有的用丝网,有的用拖网,有的站在滩边用网撒。有人穿上皮制服,下

十全十美十香菜

沈嘉禄

坞年画的热闹劲儿呢。做好后盛在钵斗里,口沿扎块纱布搁在风口,开饭前挖一坨装盆,浇几滴麻油,就是一道清鲜雅洁的下酒菜。有一次苏州好婆嘱我描两对枕套的绣花图样,事后用金边彩粉彩碗碗装了一碗赏我,碗尖还推了一小撮玫瑰红的酱菜丝,又甜又酸,十分开胃。老爸说,这是腌过的红菜头,新中国成立前霞飞路上的俄罗斯餐厅里有一道罗宋汤,里面就会加这种新鲜红菜头。苏州好婆的“什样锦”,大概是上海弄堂版的“十香菜”吧。

后来我在苏州美食大咖华永根注释的清代《桐桥倚棹录·菜点》一书中看到有“十丝大菜”:“荤素十样丝,食用油、盐、酒等。”华先生注释:“此为古菜。‘十丝’常用干贝丝、火腿丝、鸭脯丝、海参丝、猪腰丝、鸡脯丝、里脊丝、鳊鱼丝、冬笋丝、冬菇丝等。‘十丝’入锅用旺火煨炒,加高汤焖透,着芡盛出,装盆可用菜心垫底衬色。‘十丝’亦可用其他荤素料,根据季节做些调整。”

华先生还写道:“十丝大菜以其精细与美味,每一席,都能压住整场,艳惊四座,让食客一下子就领略到苏州人饮食的精细与讲究时令,就如梨园名角,一个亮相,气势、气场就压住了群芳。”层层批,细细切,厨师秀刀工的得意劲不难想象。

到河里将水搅浑,让鱼游动起来。百尺泾是通潮港,平日里水面宽浅,不见有鱼,不过到休假日,总集中不少钓徒垂钩。如今截流抽水,鱼都集在了水线里。他们是一个捕鱼群体,但又各自为政,捕到鱼归各自所有。见效最快的是撒网,一个人站在临水处,提着网,背过身,然后像推铅球似的一个转身,网如巨大的圆盘罩向水面沉入河底。只要两三分钟即可起网。

两岸站满村上看捕鱼的老人,他们没啥事,权当晒太阳。回想当年,他们还年轻时,这季节正是大显身手的日子。过年了没什么收入,总得弄下些好吃的,弄几个钱体面地过个年。于是将捕到的鱼拿去闵行、奉贤南桥卖了,再买回猪肉、年货。那时港汉河道多,鱼就更多。吃不了的,就晒鱼干。每家门前的竹竿上,总挑着串串渔获。

捕鱼者中还有一个女人。那女人赤绛脸,头发胡乱绾在脑后,显得有些邋遢。女人不会使网,只能穿着皮制服在烂泥里摸鱼。零下的气温,浸泡在水里,嘴唇冻得发青。不像撒网渔获不断,她往往很长时间才摸到一条。可那都是黑鱼、鲫鱼、老鳖。这些鱼和老鳖,一有动静就趴在烂泥里,渔网所不及。而一摸却一个准。那可是两三斤的野生老鳖,市场上卖好几百元一只呢!那天,她居然摸到两只。

随后的几天,河水不知被网犁了多少遍。她发觉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白鹭也越来越少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人。阳光很好,聚焦在河床内,暖暖的。她站在水里舒展了一下筋骨,看着最后几只白鹭飞向远方。她听到了河岸上有老人在自言自语:今年是隔寒春,冬天短。要不了多久,就要打春了。她望向田野,阳光下,油菜、麦子都已铺展出浓浓的绿色。那是春天的颜色。

张氏四姐妹原籍合肥,却从小在苏州长大,张充和素手烹制的“十香菜”是家常菜,以蔬菜为主,并非干瘪苦咸的“十种咸菜丝”;“十丝大菜”是“十香菜”的升级版,清山珍海错唱了一出群英会,所以能进饭店卖个高价,但两者是有血缘关系的。苏州是江南第一等的富贵地、温柔乡,从十香菜到十丝大菜,均配得上小桥流水、吴侬软语!

有一年冬天我请广东朋友在上海某国宾馆吃饭,见烹饪大师徐鹤峰先生正在那里指导厨师研发新菜,聊起十丝大菜,他微微一笑:“老古董,现在的小青年都不晓得了。”

等我们吃得差不多,服务员端来一盘色彩缤纷的炒菜。徐大师跟着进了包房:“十丝大菜没有统一标准,关键有两点:应地取材,应时而变。”徐大师十丝大菜的食材有鳊鱼丝、鸡脯丝、鲜鲍丝、海参丝、瑶柱丝、火腿丝和冬笋丝、香菇丝、香干丝、彩椒丝。最后用十株青菜心修成“鹦鹉嘴”围边装盘,每株菜心安上一小截削成鸟喙的胡萝卜,将炒好的十丝堆在盘中央,色彩缤纷,赏心悦目。

前年有位朋友以自己收藏和影印的七十余件张大千手书菜单为基本内容,编纂出版了一本《张大千菜单》,付梓前嘱我作序,于是我就有机会“过屠门而大嚼”。逐页欣赏了这批珍贵菜单,发现张大千设家宴待客,不全用川

菜,川菜、粤菜、闽菜、湘菜、苏菜都会穿插其中,比如多次出现的“六一丝”。“六一丝”,许多人搞破头也想不出是什么菜。其实是张大千在61岁生日时,侨居日本的川菜大师陈建明特意为他设计的一款菜式,用了六样时蔬:绿豆芽、金针菇、青椒、青黄瓜、酱包瓜等,掐根或切丝,加上一味荤腥——水发鱿鱼,也切丝,分别人锅煨炒,色彩丰富,层次分明,不见油腻,有一种福寿双全的视觉效果。美髯公和亲朋好友品赏后大加赞赏:每样食材相互帮衬,却各有各的味道!后来张大千将此菜纳入大风堂家宴,食材偶有微调,也称“竹林七贤”。

陈建明大师的这道“六一丝”也许受到“十香菜”的启发,如果那年张大千71岁,大概就是“七一丝”了。从历史上看,中国各帮各派的有些菜就是在相互借鉴中臻于完善的。去年夏天我用芹菜、茭白、黄豆芽、紫甘蓝、荷兰豆、胡萝卜、油豆腐等八种纯素食材,余熟后下糟卤稍加浸渍,做成一款“醉八仙”,可配二米粥,也可做冷面浇头。

有人或许会问:做做一小时,吃吃五分钟,如今谁还有这份闲心?哈,我们中国是世界美食大国,今天老百姓不仅能吃饱、吃好,有想法的厨师还经常通过复刻古制向前辈大师致敬,同时传递一份闲情雅趣。

水仙花开,新春既望,读者朋友不妨在家里做一盘“十香菜”。如今菜市场,超市货源充足,要啥有啥,味兼荤素的这道姑苏家常菜,可为节日家宴起一个“十全十美”的好彩头。

小莫要出诗集了,郑重嘱托我给他写个跋。写序跋,这是长辈和行业翘楚才有资格做的事,我从未给别人写过。最后决定就写写小莫和他的形容词吧。

15年前认识小莫时,他是我们这座城市南郊一所大学里的大二学生。在诗歌朗诵会上见面时,他穿着校服和球鞋,和同学们列队而来一起朗诵海子的诗。和当时大多数校园诗人一样,小莫的诗浪漫、鲜艳、迷惘而深情,他爱用的意象是大海和岛屿,而他最善做的事是为形容词穿上风衣,让它们列队进入诗句。小莫的每首抒情诗都像涌动着形容和修饰性词语的河流,迷倒了校园里大量的女读者。后来十多年中,他结婚生子,同时依旧大量使用形容词,在行业征文和演讲中获奖无数。

秋夜灯下读小莫的打印诗集,那些青春气息逼人的诗,潮汐般带来了密集形容词。看着它们,我不由陷入一阵激动与慌乱。是啊,形容词。我们当年学诗的旅游,不正是伴随席卷而来的形容词开始的吗?而我们对诗歌的疏远,同样也是在对形容词态度的变化中发生的。在最开始学诗的阶段,我们都拼命从体内挤压出与生俱来的形容与修饰的力量,努力让它成为想象中富有诗意的部分。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诫我们,诗歌要删除形容词,因为它们虚张声势,不对任何意义负责,甚至不对新鲜的美感承担责任。但也有人反驳:“你以为什么才是形容词?形容词就是

丝”了。从历史上看,中国各帮各派的有些菜就是在相互借鉴中臻于完善的。去年夏天我用芹菜、茭白、黄豆芽、紫甘蓝、荷兰豆、胡萝卜、油豆腐等八种纯素食材,余熟后下糟卤稍加浸渍,做成一款“醉八仙”,可配二米粥,也可做冷面浇头。

有人或许会问:做做一小时,吃吃五分钟,如今谁还有这份闲心?哈,我们中国是世界美食大国,今天老百姓不仅能吃饱、吃好,有想法的厨师还经常通过复刻古制向前辈大师致敬,同时传递一份闲情雅趣。

水仙花开,新春既望,读者朋友不妨在家里做一盘“十香菜”。如今菜市场,超市货源充足,要啥有啥,味兼荤素的这道姑苏家常菜,可为节日家宴起一个“十全十美”的好彩头。

有人或许会问:做做一小时,吃吃五分钟,如今谁还有这份闲心?哈,我们中国是世界美食大国,今天老百姓不仅能吃饱、吃好,有想法的厨师还经常通过复刻古制向前辈大师致敬,同时传递一份闲情雅趣。

水仙花开,新春既望,读者朋友不妨在家里做一盘“十香菜”。如今菜市场,超市货源充足,要啥有啥,味兼荤素的这道姑苏家常菜,可为节日家宴起一个“十全十美”的好彩头。

脂。普通女性可以不用胭脂,但美人是不应该拒绝胭脂的呀。诗歌就是美人啊。”

在刻意思考关于形容词的问题时,我已经不会写诗了,而诗歌也心有灵犀地离我远去。事实如此,形容词是学诗者旅途上一个分岔的路标,或是倾斜着伸向苍茫之海的栈桥。

形容词的烛光

成向阳

有的人踩着它,热情洋溢一路飞奔,跃入眼前蓝白翻涌的大海,游向远处诗歌的浮岛,如青春诗人小莫;有的人则立地转向,原路返回,默默消失于人群,如我这样的人。直到今天,紧盯着小莫的诗行时,我在茫然中又回到了最初对形容词的心潮澎湃。我总觉得,时间过去多年之后,小莫对形容词的热情依然蓬勃,且久而弥笃。而我,转个圈似乎又回来了——那些形容词,让我有种面对时间深处的一笔财产的感觉。曾经,我也以一样的热情写过同样数量和密度的词语啊。

我忽然感到,形容词可能正是我们表达热情的象征。但在时间里一路行经,我们是否已丧失了年少时用形容词表达事物的强烈意愿?或者说,我们放弃形容词,是已经捡了比它更有效的表达工具来判断和呈现世界?其实并没有。当年那种竭尽全力去准确描述与鉴别事物

“到了,到了。”一行近三十位非耄耋即古稀的老人,竟像孩童般欢呼起来。初冬一日,我们回到阔别近六十年、位于崇明东滩源的前哨农场,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再忆“打翻身仗,种争气田”战天斗地的日日夜夜。

“农三代”、现前哨农场领导小杨一番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后,便带领我们参观。那幅“向大海征地,向荒滩要粮,征程波澜壮阔,初心历久弥坚”大型壁画,再现了当年农场知青挥汗奋战、围海造田的壮阔场景。我在群策前油然忆起了当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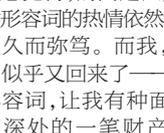
那是1974年冬季,场部决定在农场西北部的海滩上挑筑一条大堤,围垦千余亩海滩地,同时在大堤内侧开挖一条大河。各连队的任务由围垦指挥部下达,明确各连队的标段并限期干完。当时我是连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连长也是小伙子,两人一合计,此役决不“软蛋”,争取先进金榜题名。连队600多人,98%是青年,他们年轻气盛,全连上下群情激昂,鼓足了劲,志在必得。

在工地上大伙玩命般地干,累了就喝一口“小炮仗”——崇明岛上当年畅销的50克或125克小瓶装的烧酒,这玩意儿在寒冷且疲劳时,驱寒又解乏。大堤一天天向高空接近,大河一天比一天宽深,到了最后冲刺阶段。那天,全连职工照例天蒙蒙亮就到了工地,决心一鼓作气完成任务。谁料中午一过,风云突变,先是飘起鹅毛大雪,继而雨夹雪,最后又下起了大雨,给挑堤挖河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若退,功亏一篑;若拼,有望抢出“河底”。我召集连队干部紧急商议,考虑到全连近一个月高强度劳累,又逢寒风大雨,要夺标还是要身体健康?“两利相权取其重”,连部决定撤退。

我心想,大伙一听撤退命令,一定会雀跃,因为他们实在太累了。出乎我的意料,当撤退命令下达时,竟没有一人挪动一步,空气像凝固般寂静。突然,从河底传出粗犷的喊声:“指导员,不能撤!撤退了,我们近一个月的血汗就泡汤了!”瞬间,从大堤上,从人群中,从工地四周,600多人齐发出了“不能撤”的喊声,震撼人心。我一时愣住了,其实我也明白,脚下的土是盐碱沙质的,干的时候,铁板一块;遇水湿时,会“涨”,要挖到河底,必须一边抽水,一边抢挖,待挖到河底达到标准再放水入河,才能压住涨沙,保持河的深度(即指挥部要求的标准)。现在,正是挖河底达标的关键时刻,撤退,岂不前功尽弃吗?

我眼前这些浑身湿透的青年农垦战士,有的因缺少睡眠而眼睛红肿,有的脚被尖刺的芦根扎破还在滴血,有的手缠绷带仍握着铁锹,有的压弯了腰还放不下肩上的泥担……他们中有平时并不那么肯干肯吃苦的,也有并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现在却是那样坚强。我的眼睛模糊了,哽咽着发出取消撤退的命令,同时宣布不抢出河底、不筑成我们标段内的大堤决不收工!600多人中大多数青年男女纷纷摸出“小炮仗”,一扬脖,咕咚咕咚往嘴里灌,像盟誓,像出征……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5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深情地想念:当年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当年,我们齐心协力,终于筑起了那条大堤,围垦千余亩海滩地,同时在大堤内侧开挖一条大河。各连队的任务由围垦指挥部下达,明确各连队的标段并限期干完。当时我是连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连长也是小伙子,两人一合计,此役决不“软蛋”,争取先进金榜题名。连队600多人,98%是青年,他们年轻气盛,全连上下群情激昂,鼓足了劲,志在必得。

在工地上大伙玩命般地干,累了就喝一口“小炮仗”——崇明岛上当年畅销的50克或125克小瓶装的烧酒,这玩意儿在寒冷且疲劳时,驱寒又解乏。大堤一天天向高空接近,大河一天比一天宽深,到了最后冲刺阶段。那天,全连职工照例天蒙蒙亮就到了工地,决心一鼓作气完成任务。谁料中午一过,风云突变,先是飘起鹅毛大雪,继而雨夹雪,最后又下起了大雨,给挑堤挖河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若退,功亏一篑;若拼,有望抢出“河底”。我召集连队干部紧急商议,考虑到全连近一个月高强度劳累,又逢寒风大雨,要夺标还是要身体健康?“两利相权取其重”,连部决定撤退。

我心想,大伙一听撤退命令,一定会雀跃,因为他们实在太累了。出乎我的意料,当撤退命令下达时,竟没有一人挪动一步,空气像凝固般寂静。突然,从河底传出粗犷的喊声:“指导员,不能撤!撤退了,我们近一个月的血汗就泡汤了!”瞬间,从大堤上,从人群中,从工地四周,600多人齐发出了“不能撤”的喊声,震撼人心。我一时愣住了,其实我也明白,脚下的土是盐碱沙质的,干的时候,铁板一块;遇水湿时,会“涨”,要挖到河底,必须一边抽水,一边抢挖,待挖到河底达到标准再放水入河,才能压住涨沙,保持河的深度(即指挥部要求的标准)。现在,正是挖河底达标的关键时刻,撤退,岂不前功尽弃吗?

我眼前这些浑身湿透的青年农垦战士,有的因缺少睡眠而眼睛红肿,有的脚被尖刺的芦根扎破还在滴血,有的手缠绷带仍握着铁锹,有的压弯了腰还放不下肩上的泥担……他们中有平时并不那么肯干肯吃苦的,也有并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现在却是那样坚强。我的眼睛模糊了,哽咽着发出取消撤退的命令,同时宣布不抢出河底、不筑成我们标段内的大堤决不收工!600多人中大多数青年男女纷纷摸出“小炮仗”,一扬脖,咕咚咕咚往嘴里灌,像盟誓,像出征……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5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深情地想念:当年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5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深情地想念:当年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的意愿消退之后,大多数与我一样的表达者已经疲倦、慵懒,丧失了深层表达的兴趣和能力。深刻、准确、清晰、细腻地去描述一件事情或某个物体的边边角角,在我们看来已经纯属多余和浪费。所以,我们才以中年人的懒散拥抱了那种“删除形容词”的论调。

诗人小莫托我写跋的那个夜晚,我们在一起吃铜火锅。当谈到诗和形容词时,火锅店的灯突然一下都灭了。在难熬的黑暗中,老板终于点亮了三根红烛。有人就埋怨说,你们说诗说词,把电都说停了。我说:“形容词,就像此刻的烛光啊。你怎么忍心灭掉它们,难道想让自己重回黑暗?”



一篇跋写完,扭身看上初一的孩子还在写关于季节之美的作文,吭吭哧哧,写得艰难。我着急,想指点一番,却又不能够,只好用建议的口气说:“你多用几个形容词啊,用上形容词,一切就活了,细了。”孩子抬起头却说:“形容词,粉饰,卖弄,没用!我要学习鲁迅先生,白描。”

当年,我们齐心协力,终于筑起了那条大堤,围垦千余亩海滩地,同时在大堤内侧开挖一条大河。各连队的任务由围垦指挥部下达,明确各连队的标段并限期干完。当时我是连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连长也是小伙子,两人一合计,此役决不“软蛋”,争取先进金榜题名。连队600多人,98%是青年,他们年轻气盛,全连上下群情激昂,鼓足了劲,志在必得。

在工地上大伙玩命般地干,累了就喝一口“小炮仗”——崇明岛上当年畅销的50克或125克小瓶装的烧酒,这玩意儿在寒冷且疲劳时,驱寒又解乏。大堤一天天向高空接近,大河一天比一天宽深,到了最后冲刺阶段。那天,全连职工照例天蒙蒙亮就到了工地,决心一鼓作气完成任务。谁料中午一过,风云突变,先是飘起鹅毛大雪,继而雨夹雪,最后又下起了大雨,给挑堤挖河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若退,功亏一篑;若拼,有望抢出“河底”。我召集连队干部紧急商议,考虑到全连近一个月高强度劳累,又逢寒风大雨,要夺标还是要身体健康?“两利相权取其重”,连部决定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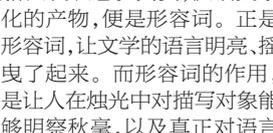
我心想,大伙一听撤退命令,一定会雀跃,因为他们实在太累了。出乎我的意料,当撤退命令下达时,竟没有一人挪动一步,空气像凝固般寂静。突然,从河底传出粗犷的喊声:“指导员,不能撤!撤退了,我们近一个月的血汗就泡汤了!”瞬间,从大堤上,从人群中,从工地四周,600多人齐发出了“不能撤”的喊声,震撼人心。我一时愣住了,其实我也明白,脚下的土是盐碱沙质的,干的时候,铁板一块;遇水湿时,会“涨”,要挖到河底,必须一边抽水,一边抢挖,待挖到河底达到标准再放水入河,才能压住涨沙,保持河的深度(即指挥部要求的标准)。现在,正是挖河底达标的关键时刻,撤退,岂不前功尽弃吗?

我眼前这些浑身湿透的青年农垦战士,有的因缺少睡眠而眼睛红肿,有的脚被尖刺的芦根扎破还在滴血,有的手缠绷带仍握着铁锹,有的压弯了腰还放不下肩上的泥担……他们中有平时并不那么肯干肯吃苦的,也有并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现在却是那样坚强。我的眼睛模糊了,哽咽着发出取消撤退的命令,同时宣布不抢出河底、不筑成我们标段内的大堤决不收工!600多人中大多数青年男女纷纷摸出“小炮仗”,一扬脖,咕咚咕咚往嘴里灌,像盟誓,像出征……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5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深情地想念:当年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当年,我们齐心协力,终于筑起了那条大堤,围垦千余亩海滩地,同时在大堤内侧开挖一条大河。各连队的任务由围垦指挥部下达,明确各连队的标段并限期干完。当时我是连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连长也是小伙子,两人一合计,此役决不“软蛋”,争取先进金榜题名。连队600多人,98%是青年,他们年轻气盛,全连上下群情激昂,鼓足了劲,志在必得。

在工地上大伙玩命般地干,累了就喝一口“小炮仗”——崇明岛上当年畅销的50克或125克小瓶装的烧酒,这玩意儿在寒冷且疲劳时,驱寒又解乏。大堤一天天向高空接近,大河一天比一天宽深,到了最后冲刺阶段。那天,全连职工照例天蒙蒙亮就到了工地,决心一鼓作气完成任务。谁料中午一过,风云突变,先是飘起鹅毛大雪,继而雨夹雪,最后又下起了大雨,给挑堤挖河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若退,功亏一篑;若拼,有望抢出“河底”。我召集连队干部紧急商议,考虑到全连近一个月高强度劳累,又逢寒风大雨,要夺标还是要身体健康?“两利相权取其重”,连部决定撤退。



我心想,大伙一听撤退命令,一定会雀跃,因为他们实在太累了。出乎我的意料,当撤退命令下达时,竟没有一人挪动一步,空气像凝固般寂静。突然,从河底传出粗犷的喊声:“指导员,不能撤!撤退了,我们近一个月的血汗就泡汤了!”瞬间,从大堤上,从人群中,从工地四周,600多人齐发出了“不能撤”的喊声,震撼人心。我一时愣住了,其实我也明白,脚下的土是盐碱沙质的,干的时候,铁板一块;遇水湿时,会“涨”,要挖到河底,必须一边抽水,一边抢挖,待挖到河底达到标准再放水入河,才能压住涨沙,保持河的深度(即指挥部要求的标准)。现在,正是挖河底达标的关键时刻,撤退,岂不前功尽弃吗?

我眼前这些浑身湿透的青年农垦战士,有的因缺少睡眠而眼睛红肿,有的脚被尖刺的芦根扎破还在滴血,有的手缠绷带仍握着铁锹,有的压弯了腰还放不下肩上的泥担……他们中有平时并不那么肯干肯吃苦的,也有并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现在却是那样坚强。我的眼睛模糊了,哽咽着发出取消撤退的命令,同时宣布不抢出河底、不筑成我们标段内的大堤决不收工!600多人中大多数青年男女纷纷摸出“小炮仗”,一扬脖,咕咚咕咚往嘴里灌,像盟誓,像出征……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5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深情地想念:当年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5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深情地想念:当年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5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深情地想念:当年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5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深情地想念:当年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当年的伙伴们

薛金荣

